

三姊妹

潘布桑著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三姊妹

潘市桑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716.4
622

內 容 介 紹

地主霸占了農民陳安民的荔枝園，并用狡猾手段，使陳安民欠下了債。安民不能償還，地主便把安民的三個女兒全拉走了；兩個女兒被地主害死，剩下的一個名叫亞添的女兒因為同長工王義興發生了愛情，兩人也一同遭受地主的迫害。解放了，亞添和王義興都做了幹部，兩人帶頭斗垮了地主。最後他們結了婚。陳安民也重回荔枝園，過着幸福愉快的生活。

存

三 姊 妹

潘布桑著

*

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廣州大南路四三號）

廣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粵版字第一號

新華書店廣東分店發行

廣州印刷廠印刷

*

書號：721·787×1092 1/32·3/4印張·11,000字

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7,200

統一書號：T 10111·30

定 價：(6)九 分

目 次

一	三姊妹.....	1
二	五斗谷.....	4
三	豆餅煎黑了.....	8
四	結同心.....	10
五	官桥河.....	12
六	遇難.....	15
七	斗爭.....	17
八	園里的喜事.....	20

一 三姊妹

俗語說：挨狗咬一口，不還鞭來還石頭。

話說广东茂名地，
官桥河边荔枝村，
有个貧農陈安民，
家居坐落大村边，
三四十棵荔枝樹，
長在对門坡那面。

安民生下三个女，
大女十七名亞添：
挑得做得又走得，
回家又能使針綫，
只补爛衫和爛褲，
哪有絲綫綉鞋面。
日头未起出門去，
天陰天晴不看天；
星星滿天回家來，

不把牛郎織女看一面。
好听山歌她不愛，
激坏歌手陈亞仙。
亞仙是她的大妹妹，
大眼紅唇鵝蛋臉，
十五歲姑娘長得俏，
好多后生为她癲，
唱起山歌似銀鈴响，
又似冰糖一样甜。
田里割草手脚快，
日头正頂滿兩筲；①
放牛亞哥幫她忙，
河里洗草看她臉：
什么酬勞都不望，
只望歌歌比長短。②
亞仙开口將言道：

① 筲，草筲，即草籃。

② 敵歌，山歌对唱，看誰的山歌又好又多。

“致歌等到日落天，
致得河白天星上，
直到日头探出臉，
看你嘴巴定唱歪，
大腸也得唱到断，
唱尽山歌嘴巴啞，
做个蟾蜍望歌仙；
我的山歌唱不尽，
串上錢來牽到天。”

她挑牛草上墟賣，
賣草換回買米錢；
長耳草筍两头搖，
唱歌走过荔枝園，
看見荔枝心头恨，
叫它变酸不变甜，
几多荔枝人摘去，
亞仙一家看空園。
唱歌罵声洶地主，
吃上荔枝肚疴腸又断。

安民家里一听见，
叫声亞仙別發癲：

“当心傳入地主耳，
会把我們全家赶出村。

亞添願她家里說，
不願唱歌把話傳。

山歌傳入來娣耳，
檢來唱到大河边。
天高地厚她不知，
只知河灘沙石万万千，
揀上河石回家去，
叫它鵝蛋長又圓。
七歲來娣二妹妹，
唱歌唱在荔枝園，
河深水淺她不知，
只知落叶千万片，
抓担落叶回家去，
一日两餐燒不完。
三長两短她不知，
只知荔枝脆又甜，
甜脆荔枝不能摘，
一摘荔枝閨崩天；
看見球球墜翻枝，

嘴含手指口水落連連。

夜里点起松木火，

一家坐在大門前，

炎炎五月似火燒，

燒豬爐里難入眠。

安民安着冀箕耳，

姐姐补衫妹搓錢，

亞仙聞得荔枝香，

抬起头來把話言：

“万望有人今晚來，

連枝連叶偷到完。”

安民急忙責罵她：

“亞仙說話不着邊，

丟了荔枝不問賊，

只問我們賠銀錢。”

一家想起往年事，

旧恨新仇說不完：

安民父親是个种田漢，

祖公三代耕人田，

只有兩坵瘦坡地，

地上栽上荔枝苗；

淋水削枝落肥糞，

苦心經營樹成園；

万望开花又結果，

換口吃來換件穿。

誰知一九一八年，

來了地主李碧川，

話說果園歸他有，

墳山風水正保存：

“龍起浮山貫西南，

猴子缺桃在河边；

寿桃应当李家吃，

不能落到別家院，

荔枝应当李家摘，

不能落到陈家嘴唇边。”

偽造一張斷頭契，

奪去了陈家荔枝園。

安民父親心不忿，

告到官府望伸冤：

一告告到鄉公所，

黑白顛倒亂分斷；

一告告到茂名縣，

衙門老爺問要錢；
財高勢力敵不過，
一輸輸給李碧川。
丟了果園還不算，
賠了房子又賠田。
一氣氣死老父親，
留下安民苦憐憐。

安民深深嘆一聲，
前見樹木頭見天。
亞仙抱住爸爸膝：
“爸爸低頭听我言，
改朝換代总有日，
有日打敗李碧川！”

二 五 斗 谷

禾怕寒露風，人怕老來窮。

公元一九三三年，
出件事情好伤心：
割起兩坵晚造禾，
交租納稅就去盡，
飢寒交迫沒處躲，
只用鷄腸馭命根。
跌跛還給瘋狗咬，
病鬼纏上陳安民，
大腿生個毒頭瘡，
淒涼苦楚攻入心。
窮人一病五頭倒：

一倒氣力二倒身，
三倒田工四倒肩頭担，
五倒妻兒子女和雙親。
上天又沒登云梯，
入地又難把門尋，
逼得求到李碧川，
入到富家處處賠小心：
千老爺來萬老爺，
千爺萬爺句句真，
為何老爺听不見，
捫捫嘴毛捫前襟，
安民痛得支不住，

卜爬跪落天井心；
亞仙亞添忙來扶，
叫声爸爸快起身。
姐妹心中暗暗說：
“窮死也不跪仇人！”

李碧川，开言道：
“你想放死要錢銀？
我家鑊干甕甕涸，
哪有閑錢分別人。”

安民忙忙开言道：
“不是放死要錢銀，
只想生借五斗谷，
救生我条老命根。”

李碧川，开言道：
“借谷容易还谷难。
又沒貴重來抵押，
問你还金还泥塵？”

安民忙忙开言道：
“万望老爺修好心，

等我瘡好能靠担，
本利填还你大人。”

李碧川看見安民女，
算盤打在她倆身——
开言一声答应道：
“吃素不如修好心，
修路搭桥我做過，
不如借谷救窮人。”

生谷好像生痲瘋，
打耳直爛到脚跟。
年年想还地主債，
还清旧債好寬心；
但交得租來又欠稅，
交得稅來沒分文。
耕田只賺禾秆頭，
还搭肩头手掌結疤痕。

今朝做來今朝吃，
今晚何处把米尋？
肩头扁挑一放落，
爐灶沒烟肚空空。

年头地主不問債，
兩年也不把債問，
三年到了大年晚，
地主來到大門墩——
開口叫聲安民道：

“祝你過年放歡心，
欠債自應將債還，
何須我來親身問？
一担担八利起利，
請拿算盤伸一伸，
三年二担九斗一升六，
你还谷來或還銀？”

好像平地一聲雷，
嚇得安民落了魂：
“千聲求，萬聲求，
千求萬求放寬限，
過年也沒米下鍋，
衫袋空空沒半文。”

狠心地主開言道：
“看你臉上有喜云，

近來你老哥運數好，
不發萬銀發千金；
本人平生最慷慨，
三年才把債來問，
施恩你不將恩報，
反來做個負恩人。”

安民心中暗暗道：
顛倒黑白喪良心，
老虎咬了人家羊，
倒還自稱羊恩人。
世間地主心狠毒，
黑了心肝厚面臉。①

逼得安民開言道：
“要谷沒谷銀沒銀，
除開衫鈕不臭銅，
掃壁沒烟地沒塵。”

地主怒怒開言道：
“說話要把尺寸分！
欠債就要將債還，
難道你想去坐監？
等了半天沒聲氣，

真是咬爆牙齒齧，
叫声左右上前來，
不还錢谷就拉人！”
七手八腳不讓說，
拉走亞添入村心。

李碧川回头开言道：
“两担白谷一个人，
还欠九斗一升六，
明年不准欠分文。”

不幸明年年关到，
地主又到大門墩，
拉走亞仙不足算，
又說还欠金和銀。

又來大年三十晚，

來娣也离了老父親。
同父同母三姐妹，
逼得給李家做下人。

真悲苦，实伤心，
安民晚年打單身，
老婆臨死曾囑咐，
望他把女帶成人，
如今女兒做人奴，
心上插上一口針，
逼得走投無路去，
背起席袋做了要飯人。

李碧川，真可恨，
剝他肉來抽他筋，
有日窮人得講話，
报仇雪恨把冤伸！

① 面臉，面頰。

三 豆餅煎黑了

窮人走進地主家，不做牛來也做馬。

姐妹自入地主家，
生活不如牛和馬：
揀着秧地叫牛犁，
揀着高山叫馬爬，
姐妹做着死苦工，
馬鞍牛鞭只往身上加。
牛有草吃馬有谷，
她們只吃豬糠爛飯渣。

來娣学会憎和恨，
憎恨万惡的地主家。
暴風驟雨就要來，
螞蟻出走蟬搬家；
來娣感到難臨頭，
十五个吊桶七上又八
下。

真悲苦，實慘淒，
十歲來娣灶前爬，
一灶火來怕燒細，
二灶火來怕燒大，
三灶火來不知怎樣好，
李碧川老婆一巴颯。①
捱打捱罵不敢哭，
只怕火鉗燙嘴巴。
逼得生人變死鬼，
天真的來娣變啞巴。

一餐煎着豆腐餅，
鑊肚沒油火不辣，②
豆腐一下煎黑了，
激怒那個老虎颯：
老虎颯發威難抵擋，
一鎗鎗破小腦瓜：
來娣地上不動彈，
臨去不留一句話。
老虎颯嚇得星星抖，

口張口呆說不出話。

李碧川，轉出來，

看見這情景開聲罵：

“看你殺鷄手脚震，
殺人易過殺冬瓜。”

亞仙急忙趕來到，

看見來娣淚就下，

千呼萬呼人不應，

為什麼來娣不回話！

抬頭看見李碧川，

亞仙擦干了眼淚花，

順手拿起鉄火鉗，

舉起火鉗就打他！

李碧川躲過鉄火鉗，

拔出手槍來威嚇：

“生死兩條路隨你挑，
保不保你的爛金瓜？”

亞添趕來看見了，

啞口黃連說不出話。

大河長江興波浪，

心底仇火熱辣辣。

李碧川，開言道：

“不准你們亂說話！

只說來娣犯病死，

神藥仙丹救不了她，

一有他句傳出去，

當心你們的死腦瓜！”

亞添姐妹回房去，

一夜風吹大雨下，

想哭不敢放聲哭，

淚如風雨來不罷！

鷄兒保得今朝命，

不知明朝誰殺它！

落雨路爛人難走，

何時逃脫地主家？

① 一巴嚙，一巴掌，一個耳光。

② 辣，讀平音，火盛的意思。

四 結 同 心

山上苦藤纏苦樹，只有窮人愛窮人。

做牛擺不脫牛鼻圈，
叫你往東不敢往西拖，
四更睡來五更起，
度日如年真苦楚。
亞添記得殺身仇，
苦里出來潤里過。
一陣工夫不敢歇，
恐怕回來捱肚餓。

鷄蛋壳上找鷄毛，
地主存心把人磨：
打柴又嫌柴火濕，
柴干又嫌打不多；
割草又嫌草不嫩，
草嫩又嫌夾泥拖；
割禾說她打落谷，
插田又說背不駝；
大小工夫推她做，
腰骨不斷肚也窩。

世說竹門向竹門，
只有窮人肯互助：
有個長工王義興，
虎高熊大后生哥，
家中時時打斷餐，
窮苦日子刀上過，
一天來了李碧川，
問他要租三担多，
義興父親開言道：

“望你姑且饒饒我，
今年冬割五成，
稗子白穗比禾多，^①
做起做下不夠吃，
未到四月捱了餓。”
貪婪的地主開言道：
“承耕那時明講過，
火燒禾頭租要夠，
不管天崩打爛鑊！”

我家正缺長短工，
叫你义兴來把日子
过！”

地主家中当牲口，
日子長來苦难多，
满肚苦水無处吐，
憂郁長过官桥河。
自从來了陈亞添，
同上高山同过坡；
过河一同打湿脚，
过田一同扫着禾；
路上帶上鷄草子，②
誰的少來誰的多？
亞添出汗湿透衫，
义兴背脊流成河，
石竹扁担两头挑，
亞添比得上义兴哥。
义兴不願她受苦，
翻地也來帮一鋤，

割草也帮割一把，
洗草同在官桥河：
只有窮人來把窮人疼，
我帮你來你帮我。
山上訴說心中苦，
眼泪帶回官桥河，
田里訴說心中恨，
恨得肚里一把火。
鉄石多磨热辣辣，
誰都看見誰心窩：
十月芥菜标了心，
我心有你你心有我。

豆种落地会發芽，
亞添叫声官桥河：
“官桥河，官桥河，
魚离河水怎样过？”

剥开紅棗見了心，
义兴叫声河里魚：

① 白穗，沒米的稻穗。

② 鷄草子，長在路边的一种雜草，常沾行人的扶脚。

“魚兒呵，魚兒呵，
河水离魚怎样过？”

只是你眼望我眼，
好像蜂糖落心窩。
往日亞添面怱怱，
今天臉像紅蘋果。
千言万語难出口，
兩人還水过了河。

上山看見双飛鳥，
飛來飛去又唱歌，
亞添低声开言道：
“鳥兒鳥兒教教我！”
义兴牽着亞添手，
看見一群白天鵝：
“有日我們長了翼，
也要这样來把日子
过！”

五 官 桥 河

官桥怀恨長流水，河灣風浪永不罢。

亞仙正是一朵花，
那个后生不誇她！
地主把她当脚底泥，
一脚踩來一脚躡！

亞仙是个“天掉水”，①
那个農民不爱她，
自从踏進地主門，
丟开山歌变啞巴。

日間哄着地主仔，
脖子当鞍人当馬，
不走就用鞭子抽，
走路要用双手爬。
心里哭泣嘴上笑，
怕得罪人家又捱打。
地主仔一哭不得了，
不是打來就是罵；

地主仔一天哭三場，
不知賠了多少眼淚呀！

夜間侍候李碧川，
不是燒烟就送茶：
一杯茶來說茶凍，
二杯又說燙下巴；
又要亞仙松身骨，
亞仙搥到雙手麻，
直到三更入睡靜，
雙手不敢停一下，
直到四更瞌眼睏，
突然一搥驚醒她：
“亞仙亞仙你真乖，
不嫌我鬚長人老吧！？”
翻身攬住亞仙腰，
亞仙拚死來掙扎，
大叫一聲望解圍，
又被蒙住了嘴巴。
山羊掉入老虎口，
怎能拔開老虎牙！？

亞仙自从那夜來，
半夜偷哭洩直下，
瞞着亞添不敢說，
又羞又怒又害怕。
一天一天肚子大，
逼得亞仙說實話。
亞添激得一肚火，
要把地主來生剮！
看着亞仙心里急，
急得亞添沒辦法。

李碧川，心狠毒，
不准亞仙上別家，
不准往外踏一步，
鴨子圍上高籬笆。
李碧川老婆開言道：
“她哪來的肚子嘛？”
李碧川，笑着說：
“你老了就該輪到她。
不要慌來不要急，

① “天掉水”，鳥名，其歌聲意譯，雨天出現。